

你我他

## 少年时代的朋友

| 杨文隽 文 |

我的少年时代，物质匮乏，图书稀缺。那时候，所知甚少，孤陋寡闻。偶然间遇见一本杂志，都会让你眼睛发亮。若是你恰巧喜欢，这本杂志会像是你步入林子拾得的一枚仙草，让你遐思悠悠，产生只有那种年龄才会有的似是而非的幻觉，其作用可能远远超出这本杂志，甚至会影响你的一生。

初次见到这本杂志，我8岁。是在父亲中学阅览室的书架上相识的。我被它的刊名吸引了，一瞬间，我觉得它是我的灵丹妙药。我取下杂志，翻开，阅读。虽然刚读一年级，识字很有限，但我很厉害的“猜字”本领，能把里面的文章囫圇吞枣地读下来，懂个大概意思。

这本名叫《少年文艺》(有上海版和江苏版两种)的杂志，从此闯进了我的心。只要踏进阅览室，我的眼睛第一个寻觅它，我的双手第一个触摸它。这本杂志有什么魅力让我爱不释手不释卷？首先，它适合我的认知范畴；其次，是因为它拨动我心中那根弦：与生俱来的文学情结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美好追求和向往。

两年以后，我读三年级，语文课开始写作文。父亲终于从菲薄的工资里，挤出钱来为我订阅了江苏版的《少年文艺》，小小的16开本，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专属杂志——印制考究、插图精美，就感到是一种艺术品，已经超越了书的概念，何况它本身还散发着纸香和墨香，以及在字里行间隐藏的故事与心得，便更觉得珍贵。

四十年过去了，一直到现在，

我依然还能记得当年订阅《少年文艺》的情景：秋天的黄昏，有桂花的香味，父亲说要送我一件生日礼物，我放下书包，穿过一条马路、一片操场，去中学大礼堂等父亲下班。礼堂里，一群男女教师在排练节目，手风琴拉的是《祝酒歌》的曲调，欢乐的歌声弥漫在空气中。排练结束，父亲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张征订单，上面赫然写着：《少年文艺》(江苏)、全年订。我的快乐一下子涌出来了，我捧着这张蓝字单子，就像喝了双套酒一样，既兴奋，又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。

我记得父亲的同事刘伯伯当时很庄重地说了一句话：这杂志健康有益，毛丫头有眼光。我早已懂得了“健康”的涵义，它更多的时候是指政治和精神领域。

少年时代生活困苦而单调，《少年文艺》就像七彩梦幻一样，伴随着我一天天成长，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《少年文艺》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，为一个孩子懵懂的世界，打开了一扇很美的窗。更重要的是，《少年文艺》培育了我的文学细胞，使我对文字世界里神奇的组合充满了向往，文字的排兵布阵，是个耐人寻味的活。

我最喜欢读的是小说栏目，那一个个身手不凡的作者，讲述了一个个楚楚动人的故事，其中赞赏不已的是两个名字：黄蓓佳、程玮。她们的作品也大多是关于少年的生活，但她们的视野为什么就那么的广阔呢？她们的文字为什么就那么的细腻优美呢？她们叙述的笔调为什么就那么的真挚感人呢？她们

为什么就能够击中我少年的内心，让我为之悸动甚至为之悄然落泪呢？

我怀着甜蜜的忧伤读黄蓓佳的《小船，小船》，读了不下五遍。每当我读到最后“他们互相紧抱着，久久地坐在河岸上。轻风吹动河水，小船在他们面前轻轻摇荡着，像他们小时候睡过的摇篮。哦，小船，小船，你知道吗？再不用坐着你去上学了，再不用你往返辛苦，再不会有人从你身上掉下来。掉进河水……再不会，不会了。”我趴在床单上低声抽泣起来。我心中那个感动，那种惆怅，难以用语言形容。美妙的疼痛的成长，植于心底，永生难忘。

《少年文艺》一订就是六年，如影相随，如风相拂，直到我初中毕业。每月拿到新一期喷着油墨香的杂志，我往往读得废寝忘食，一字不拉地将它读完后注入自己的瞎编乱造，说给弟弟听。《少年文艺》对我写作帮助很大，作文水平大大提高，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读给同学听，片区中学生作文竞赛也获奖了，也就是从那青涩年代我就立志长大当一名作家。

我把每一年订阅的《少年文艺》装订成册，一共六厚本，放在书柜的一个角落里，一直珍藏着。同时也在心里，也珍藏着那些读《少年文艺》的日子，那些梦幻般的快乐时光。我已很多年没有看《少年文艺》了，我不知道现在的《少年文艺》好读不？也许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受，我的弟妹，我的侄辈，他们会不会别有一番记忆？

| 王金大 文 |

## 树上的秋天

秋风改变了植物的颜色，秋阳让落叶树散发出枯萎前的灿烂，一树秋色，绚丽多姿，美不胜收！

在乡下，栽树也是居家过日子的内容。父亲老屋翻建后在周围栽上了枣树、柿树、银杏树，屈指算来已十七个春秋。秋云飘逸，秋水如镜，飒爽的秋色在树上铺陈开来，这里便成为我独赏秋色的地方。

枣树木质坚硬，生长缓慢，历经春夏秋冬，风雪霜，腰围仍粗不过碗口，主干高不过四米，黑黢黢的树干上透着粗犷的纹理，树根处还生出了拳头大的树瘤。头两年，枣树并不茁壮，后来根扎深了，枝枝杈杈长满了树身，父亲把多余的杈枝剪掉，让它往高里长。随着年轮增加，枣树生机勃勃，枝繁叶茂。不经意间，绿叶中星星点点开满了淡淡的黄绿色小花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青色的枣儿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，躲在树叶下偷偷地生长。初秋，放大的青色枣儿夹在绿叶间并不招人喜欢，相反，叶面上多彩的刺毛虫令人生畏；中秋时节，枣儿半红半白，树叶开始泛黄，枣儿熟了，嚼在嘴里脆而甘甜；秋分时节，红彤彤的枣子挂在树上，挨挨挤挤像一个个缩小版的“灯笼”，把树枝压弯了腰。

小时候，村上李家屋后也有两棵枣树，树很高，拿根长竹竿才会够着。在那个水果稀少的年代，枣子自然是孩子们最喜爱的食物。看看主人家里没人，小伙伴们分好工，望风的望风，敲打的敲打，捡拾的捡拾，然后，躲到没有人的地方，抓起枣儿往衣服上擦擦，塞进嘴巴，津津有味地品尝偷来的成果。

如今，高大的枣树，熟透了的枣子，红彤彤地挂在枝头，连周围的空气里也好像弥漫着枣子的味道，却请不来叽叽喳喳、活泼可爱的淘气顽童。

父亲种下的柿树，几年前因河滨砌石驳岸挖掉了，邻居家菜园里正好也有棵柿树，树龄虽不是很长，由于长在菜地里，肥沃的土壤让它格外壮实，枝上硕果累累，进入秋天，柿子由青色变黄色，再由黄色变红色，柿子红时代表已经熟透，灯笼似的挂在树上，特别引人注目。柿子熟透了才能成为口中美味，没有熟透的柿子吃在嘴里，难掩满嘴的涩。那时，母亲总会在家里藏一些柿子，熟透时拿出来招待客人，让我们带回家慢慢地品尝。

不知是主人没有空闲，还是不喜欢吃柿子的原因，熟透了的柿子任凭鸟雀肆意地糟蹋。

被科学家称为“活化石”的银杏树，是树中的佼佼者，光洁挺拔的树干，扇形形的叶片，古朴而雅致，由于天生丽质，成为理想的观赏树。它的果实具有养生延年，祛痰、止咳、润肺、消喘等功效，深受人们喜爱。秋风徐来，银杏树叶从干燥暗淡的绿，向青黄驳杂过渡，经过几场风雨，高大挺拔的树上，突然染上了金色的黄；银杏果实也在凉爽的秋风和善良的秋阳里成熟了。成熟的银杏果外表由青色变成了淡黄色，皮下一层厚厚的软囊包住了果核，核里躺着既可食用，又有药用价值的杏肉。阳光高照，黄灿灿的银杏树上，树叶犹如金蝶翩跹。

银杏果成熟后会从树上脱落到地上，母亲会把果实收拾在缸里，然后加水浸泡，去皮后在场地上晒干，谁家需要随时可取，还让住在城市里的儿孙们带回送给那些喜欢的亲朋好友。

在我眼里，秋是四季中的黄金时期，不光是色彩，更有它的姿态，自由的，包容的，随性的，你有怎样的心情，它就给你怎样的风景。

城事

## 认错人

| 王伟 文 |

几年前，我乘飞机去重庆，找到自己的28B座位还没来得及坐下，猛地发现旁边28C的乘客正是失散多年的高中同学刘量。

想当年，刘量与我是铁杆玩伴，一放学就往台球室和游戏机房里钻，为了这事没少挨过班主任训斥。高中毕业后，大家各奔东西，有了自己的朋友圈，渐渐来往稀疏。到了大学毕业，我和刘量彻底断了联系，听说他去了一家社区医院当医生。再后来，我曾几次试图找过他，但最后不了了之。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没想到会在今天这个场合碰到他。我兴奋地叫了声他的名字，见他没反应，我凑近耳畔再叫一声，他转过头来看着我，一脸迷茫的样子。

我一愣，很多年未曾谋面，是我变化太大难以辨识还是他根本记不起我了？

于是，我自报家门，还提起几个同学有次打游戏耽误考试的糗事，这样有助于他回忆。他并没接

话，只是警惕地上下打量着我。

这家伙到底怎么啦？老同学跟他打招呼，为何还摆出一副戒备模样，这可不是他为人处世的风格呀。我只能对自己说，人是会变的，将近20年过去，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，也许他已经磨砺得高深莫测。

转念一想觉得不大对劲，他的表现太奇怪了，难道我认错人了？可是，他的面孔、他的身材，明摆着就是刘量嘛。难道世上真的有如此相像的人？

他终于开口了，纯属没话找话问了句：“你也去重庆啊？”

我一听恍然大悟，难怪他和我有天生的距离感，他跟刘量声音根本不一样，真的是我认错人了！我很尴尬，便想岔开话题，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然后大家桥归桥，路归路。

见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，上面有则花莲地震的新闻，还配了一张苏花公路的照片。我指着照片说：“我在2011年去过花莲，苏花公路沿途可看海景峭壁，只可惜地质条

件不稳定，遇到地震、暴雨经常出现塌方落石，对游客来说，最安全便捷的方式还是乘坐北回线列车。”我静候他的反应，只要他保持沉默或是打个马虎眼，便和他形同陌路。

他忽然眼睛一亮，一个劲地打听那里的风土人情和名胜物产，说他打算下半年去台湾自由行，可是还没有研究好旅游攻略。于是，我和“刘量”打开话题一发不可收拾，在将近3个小时的航班时间里，从旅游聊到3D打印，从美食聊到熔断机制，临到飞机落地，还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说。

我们互加微信后道别，到了晚上，他给我留言说，刚打照面那会儿就猜到我认错人了，所以刻意对我保持距离，却没想到他也把我看错了，其实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所以，他要为自己最初的生硬和冷漠说声对不起。

我很释然，世上没有天生错的人，只有我们的戒心，才会把人分为对错。